

冰心女士著

超人
(創作集)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笑

雨聲漸漸的住了，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。推開窗戶一看，呀！涼雲散了，樹葉上的殘滴，映著月兒，好似螢光千點，閃閃爍爍的動着。——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！

憑窗站了一會兒，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，轉過身來。忽然眼花繚亂，屋子裏的別的東西，都隱在光雲裏；一片幽輝，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。——這白衣的安琪兒，抱着花兒，揚着翅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，什麼時候我會……」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然的想。

嚴閉的心幕，慢慢的拉開了，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。——一條很長的古道。驢腳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，田溝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綠樹，都籠在溼煙裏。弓兒似的新月，掛在樹梢。一邊走

着，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，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。驢兒過去了，無意中回頭一看——他抱着花兒，赤着腳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「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！」我仍是想——默默的想。

又現出一重心幕來，也漫漫的拉開了，湧出十年的一個印象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。土階邊的水泡兒，泛來泛去的亂轉。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黃嫩綠的，非常鮮麗。——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，連忙走下坡兒去。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。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過頭來。這茅屋裏的老婦人——她倚着門兒，抱着花兒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這同樣微妙的神情，好似遊絲一般，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，綰在一起。

這時心下光明澄靜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。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，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，看不分明了——

超人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。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受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着。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，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；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

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。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，『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；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臺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不得；下了臺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；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，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』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『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。死了，滅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』他微笑道：『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』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。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極力的想預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姥姥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『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綠兒；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為什麼把腿摔壞了，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』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自己走到門邊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。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姥姥說：『給那綠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』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徑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心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缺了。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沈寂着，何彬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，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祿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淨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。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。程姥姥下樓之後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。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，

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。他躊躇着四圍看了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。便喚道：『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』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。何彬却不理會，拿著繩子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『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雜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，煩悶的很！』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，不想，——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，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，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擦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。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，靜穆不動的看着，——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，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『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……』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

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細好了的書籍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，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時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——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：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」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，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

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祿兒叩上』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。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，都堆着驚訝的顏色，看着車塵遠了。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『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』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：

『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

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。愛和憐憫都是惡德，我給你那送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，也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的朋友，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，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，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，或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

麼？他的香氣。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。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，再見，再見。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段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得多！又及！

「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」
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著天上。

愛的實現

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。這起伏不斷的遠山，和澄藍的海水，是最幽雅不過的。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積蓄的資料來，在此完成他的傑作。

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，題目「是愛的實現。」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，握着筆，伸着紙，濃陰之下，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，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。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。驕陽下的蟬聲。一陣陣的叫着。這些聲音，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，催他慢慢的往下寫。

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，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。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，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，走着跳著就過去了。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，看不見人影。

他又低下頭，去寫他的字，筆尖兒移動得很快。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，文字也加倍的

有力，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——

一段寫完了。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的想。——海波中，微風裏，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，歡笑的人影。

金色的夕陽，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。沙上却蓋着直立的山影。潮水下去了，石子還是潤明的。詩人從屋裏出來，拂了拂桌子，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。

笑聲又來了，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。牆外走着兩個孩子，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，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，一般的濃黑緋紅，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。腳步細碎的走着，走得遠了，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，和他弟背在頸後的帽子，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。

詩人又坐下，很輕快的寫下去，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「愛的實現」。

晚風裏，天色模糊了。詩人捲起紙來，走下廊子，站在牆兒外。沙上還留着餘熱。石道盡處的樹陰中，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。

他天天清早和黃昏，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。他們走到這裏，也不停留。只跳着走着的過去。詩人也不叫喚他，只寂默的望着他們，來了，過去了，再低下頭去，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，去寫他的「愛的實現」。

時候將到了，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，活潑的笑聲。從偶然到了願望——熱烈的願望。

四五天過去了，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，他的文思便遲滯了，有時竟寫不下去。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。有恆的，按時的，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，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。這篇著作要脫稿了，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。

早晨是微陰的天，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。他今天不想寫了，只坐在廊下休息。漸漸的天又開了。兩個孩子舉着傘，從牆外過去。

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，風起了。一閃一閃的電光，穿透濃雲。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。

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，白沫幾乎侵到圍邊來。他便進到屋裏去。關上門，捻亮了燈。無聊中打開了稿紙，從頭看了看，便坐下，要在今晚完成這篇「愛的實現」——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。

他站起來了，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。又扶著椅背站著。『早晨他們是過去了。難道這風雨的晚上，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？他們和「愛的實現」有什麼……難道終竟寫不下去？』他轉過去，果決的坐下，伸好了紙，拿起筆來——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。

窗外的雨聲，越發的大了。簷上好似走馬一般。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，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，帶着密葉，橫掃廊外的欄杆。簌簌亂響。他遲疑着看一看表，時候還沒有到。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。便站起來，披上雨衣，開了門，走將出去。

雨點迎面打來，風脚迎面吹來，門也關不上了。他低下頭，便走入風雨裏，溼軟的泥濘，沒過了他的腳面。他一直走去，靠著牆兒站着。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。風是冷的，雨是涼的，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，竟能抵抗一切，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。